甘青纪行

水沙之恋折射的生态观

◎张建国

德令哈到敦煌的路有一大半在改造，伴着7月西北的酷热，一路尘土飞扬，很是难行。加上车辆胎况差，在坑坑洼洼，砂石铺陈的路上行驶，极为担心。

终于驰上柏油马路，心才放下不少。按照标示，我们一路随同前面同伴的车狂奔，但行走了57公里，还没有抵达标示上说的45公里外的敦煌，很是纳闷。此时，前面带路的车已经折返回来，原来在岔路口走错了。又在酷暑和尘沙中狂奔了100多公里，抵达敦煌已是下午5点了。

车上的温度表显示车外气温从出发时的25度已上升到了42度。为了省油，空调时开时关，加上即使开也是低档，并且后排没开。我坐在后排，整个人从头到脚一路都在不停淌汗，好像坐在热水床里一样，极为难受。心里想着是奔敦煌古城而去的，苦点也觉得值了。因为沙漠绿洲—敦煌古城不仅有举世闻名的文物宝库——莫高窟，还有“大漠孤烟、边塞墙障，古道驼铃，清泉绿洲”等多姿多彩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其中鸣沙山和月牙泉名气尤其大。

一路上基本和绵延纵横的祁连山同行，并且整个路极笔直，远天也十分平坦，在视觉上有种奔过这块平整的高地就会掉下去的感觉。天色、山色和云影交汇在一起，加上两边的干涸，天地是那么的苍茫。

敦煌古城在我右侧的视线里一掠而过，由于带队的其他人没有去的意思，很是遗憾。

车直奔鸣沙山而去。已经临近下午时分，但鸣沙山仍然十分炽热，一是阳光如火如荼的炙烤着大地，地面上的沙粒都成了滚烫的。二是游人如织，络绎不绝地来来去去。

由于沙子温度极高，会烫伤脚，大家套上具有防火功能的鞋套，才敢在鸣沙山脚下的沙堆里笨拙和艰难的挥汗慢行。站在沙山上，艳阳西斜，但仍很炽热。几辆沙滩摩托奔驰着，载游人在穿越几座沙山，一直开到更远更高的沙峰上，看渐渐落下的残阳。

月牙泉就在不远处，泉水碧如翡翠，令人身心顿清。身临其境，不由得感叹起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历来水火不能相容，沙漠清泉难以共存。但是月牙泉就像一弯新月落在黄沙之中。泉水清凉澄明，味美甘甜，在沙山的怀抱中娴静地躺了几千年，虽常常受到狂风凶沙的袭击，却依然碧波荡漾，水声潺潺，始终相处得那样和谐、相伴的那样自然、相爱的那样的不可思议。“晴空万里蔚蓝天，美绝人寰月牙泉，银山四面沙环抱，一池清水绿漪涟”。是对月牙泉的贴切写意。如果把雄浑苍茫的鸣沙山看作男子的话，那清清亮亮的月牙泉简直就是貌若天仙的女子。多少年来，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似恩爱夫妻，更像意笃情人，那样相拥相亲。鸣沙山如丈夫一样，精心呵护着月牙泉这个美丽的妻子，那清泉更像妙龄少女依偎在爱人臂膀里，让你感觉是那样的甜蜜和永不分离。凡到过鸣沙山和月牙泉的人，无不被他们的神奇造化所吸引、所陶醉。

站在鸣沙山上，感受着历史的长风，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慨——真美啊！只有大自然才能赐予我们如此瑰丽的景致。这沙与水、山与泉、人与景、时与空的融合，让一切都那么美好，显得异常绚目。此情此景，是用语言和文字无法诉说的，只能用心静静地去感悟。

据导游介绍，鸣沙山，又称沙角山、神沙山，自古为敦煌八景之一，享有“沙岭晴鸣”的美誉，东汉《辛氏三秦记》、唐书《元和郡县志》中均有记载。鸣沙山的神奇，不仅仅在一个“鸣”字：一是虽是流沙堆积而成，但是山而不是丘，而一般流沙只能堆积成平缓的丘；二是沙山虽通体金黄，但沙粒不是全一色的金黄，而是由红、黄、绿、白、黑“五色沙”组成，晶莹闪亮，五彩缤纷；三是它的鸣响，每当大风刮过或众人结伴下滑，都会听到如打鼓敲锣般的声响，令人惊心动魄。缘于鸣沙山这许多神奇之处，便有了许多神奇的传说。月牙泉，因形似月牙，故得其名。月牙泉有四奇三宝：月牙之形千古如旧、恶境之地清流成泉、沙山之中不淹于沙、古潭老鱼食之不老。三宝指的铁背鱼、五色沙、七星草。

对于月牙泉百年遇烈风而不为沙掩盖的不解之谜，有许多说法。导游介绍，月牙泉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泉本身的地质结构、低洼地的地形条件和高定位的区域性地下水位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因为地势的关系刮风时沙子不往山下走，而是从山下往山上流动，所以月牙泉永远不会被沙子埋没，被称为沙漠奇观。上世纪40年代末期，敦煌城及其南部地区地下水位高出目前水位10米左右，在这种较高水位条件下，西北部平原区地下水通过地下径流进入泉域后在地形较低的洼地溢出，形成了月牙泉，较高的区域性地下水位是月牙泉形成的重要条件，也是月牙泉保持数千年长期不干的基本保证。月牙泉在有限的史料记载和诗词歌赋中，一直是碧波荡漾、鱼翔浅底、水草丰茂。直到1960年前，泉水没有大的变化，最大水深9米，湖水面积22.5亩。70年代中期当地垦荒造田抽水灌溉及近年来周边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导致敦煌地下水位急剧下降，致使月牙泉水位急剧下降。由于周边地区生态恶化，月牙泉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水位总下降幅度达6至7米，水域面积大幅缩减。2007年，为拯救这一神奇的大漠景观，总投资4100万元的月牙泉水位下降应急治理工程正式启动运行，在月牙泉周围修建四个渗水场向地下渗水，通过提高月牙泉周围的地下水位，保持并提高月牙泉的水位。这一工程已于2008年5月完工，月牙泉水位得到稳定并逐步提升。

这种沙泉共生、泉沙共存的独特地貌，确实不愧为“天下奇观”。一泓月牙般的清泉，镶嵌在大漠沙山脚下，这是何等的俏丽。无论你从山顶鸟瞰，还是泉边畅游，都会骋怀神往，“鸣沙山怡性，月牙泉涤心”之感会悠然而生。特别是在夜晚，试想下在万籁俱寂之时，弦月当空，泉中的月牙和繁星映在水中，泉边的雷音寺、玉泉楼不时传来悠悠的钟声和清脆的风铃声，此情此景怎不令人为之神往？

游完鸣沙山和月牙泉，已6点过了。伴着夕阳的余晖，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恰似初恋的人儿相约黄昏后，短暂的温存后，依依不舍的感觉。

晚饭后，伴着黄昏最后的几缕晚霞，信步游览了下敦煌城，逛到步行街，有许多卖玉和旅游纪念品的。看着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布艺品，不由想起家中憨憨可爱的3岁多的小儿来，给小儿买了只布艺骆驼。逛了几家店，很想给爱人买个小饰品，自己不了解和不懂玉，在一家玉器店，咨询了很久，看店主介绍蛮实在的，花了不到千元给爱人买了个寓意“福”的蝙蝠小吊坠。一路走来，还没有给家人买什么东西，这么一来也算到敦煌一游的纪念吧！

返回途中，在敦煌街头的“飞天”雕塑下留影作念。城中有一条河流，是今天600多公里行程中最难以看见的。敦煌的夜景挺不错的，夜色掩映中，虽然有着一种泥沙的味道，但想想明日要去莫高窟，这股淡淡的泥沙味反而让人无限眷念。也许，这就是敦煌的味道吧？千年的风沙，弥漫在此，让人无限神往。

赋诗以为念：

山灵而故名鸣沙，水秀溢神曰月牙。

天下奇观今始见，沙水缘伴千年达。

望。刘炳科 摄

步入

◎向巴贡布

黑夜是沉睡的殿堂
沉默再一次讥讽了白昼
梦中
我在树林边缘
黄昏与黑夜在我左右

步入是暗影的色彩
我在寻找过夜的栖木
像鸟儿
却无法歌唱

林外是归家的鸣声
牧人唱着欢快的歌谣
牛羊低鸣、雪山沉默

扬一把沙土、扬向天空
就这样、土轻轻地
散落在我的身上

高原蓝

◎黄斌

你不可思议的湛蓝
让人静怡
颤栗甚至有些孤独

当信仰的经幡
在风中击响
轻舟荡过沉寂的心河
掀起爱的涟漪
亲切的云彩
游移在蓝色的天空

行走于功利的烟尘中
正是你宽广的胸襟
大海的基调
神性的感召
我才未沦落为
欲望的
奴隶

风筝

◎洛绒尼玛

在程曦熙攘的烟火
我断了风筝的线
在黄昏宁静的暮色
我又极力地寻找
若有那么一天
我站在人群
孤单的看着你
不管这之间的距离
有多么的触及往事的心脏
还请你
不要穿过街巷
不要越过人群
靠近我
你向左的远方
飘着我爱的云
风在轻舞飞扬
我会试着
慢慢靠近

不远的江南

◎泽仁拉姆

我把一片梦遗落在江南，康巴的江南。在梦里，我没有撑一把在烟雨袅袅中合时宜的油墨纸伞，我没有从垂柳断桥下娉婷经过，我没有手拈绢帕，眉头紧蹙人见犹怜。我没有去过烟雨蒙蒙情愫纷生的江南水乡，却生在雪线以下有暖暖阳光的康巴江南梦乡，海拔两千八百米的江南，夏凉冬暖。仲夏夜的梦里，常常梦见伫立在那不远的江南，远望东山一角，蓝天一隅，和暖晨光柔软散落的田园；梦见身着一袭藏袍的少年郎沿着巴姆山的山径把牛群放往水草丰美的草原；梦见推开木窗的少女轻放了一盆格桑花在有老猫慵懒晒太阳的窗台上；梦见溪水勾连白色家园的安宁平和……

梦醒，晒太阳的老猫躲开了，蓝天化为沉寂的夜色，失落失心，无言无语。

如果生命有轮回，我愿下辈子做流浪的生灵，不往天涯海角浪迹，不往四面八方游走，只在这不远的康巴江南，晒晒太阳吹吹风，温暖时光，把梦留下！

小说连载 香秘

过河了

◎嘎子

帕迦骑在一头牦牛背上，喊哑了嗓子。四周全是乱糟糟的口哨声吆喝声，纷乱杂沓的牛蹄声马蹄声，同呼呼的风声混在一起。冰河可受不了这种震荡，卡嚓几声，一头满驮粮食的牛被冰裂口吞没了，只剩下不停上翻的气泡。混乱的部落才安静下来，在摇摇晃晃的冰板上列成长长一行，压着前方的一串很深的脚印，小小心心地过了河，扎起一帐篷。

“听见你的枪声，我们就过河了。”

帕迦说。背后没有动静，他嗅到了股浓烈的酒味，舌头干燥了。

“喂，老婆，给维色兄弟倒上酒。”

背后没有声响。

维色走了，老婆蹲在火旁睡了。只有茶锅里的茶还冒着白雾。

帕迦面朝冰河，那团黑云还凝固在河面。哈，他暗笑一声，黑云不过是虚张声势，像极了猎人追踪的猎物。

“你看着吓人，其实算个什么？”

他的脸又阴沉下来，像头顶那块铁板似的天。

部落听到枪声，就拥挤着渡河了。这些憋闷好久了的人畜，像开闸的洪水哗地撒满了冰河。

“顺着脚印走。不要挤，一个挨一个！妈的，你乱窜什么，活腻了？”

帕迦骑在一头牦牛背上，喊哑了嗓子。四周全是乱糟糟的口哨声吆喝声，纷乱杂沓的牛蹄声马蹄声，同呼呼的风声混在一起。冰河可受不了这种震荡，卡嚓几声，一头满驮粮食的牛被冰裂口吞没了，只剩下不停上翻的气泡。混乱的部落才安静下来，在摇摇晃晃的冰板上列成长长一行，压着前方的一串很深的脚印，小小心心地过了河，扎起一帐篷。篝火燃起时，帕迦点点数，冰河只吞掉了一头驮牛两只绵羊。

帕迦难过地眯上眼睛，那黑压压的混乱又涌了上来，摇摇头说，我们不该这样的混乱。他看着冰河，对周围的人说：

“把火烧到冰板上去！”

他拳头捏得咕咕响，皮袍紧裹着瘦小的身子。他又朝人群挥挥手，说：“听清没有？把火烧到冰板上去呀！”

他从火堆里抽出一根燃烧的木柴，带头朝冰河走去。不久，冰板上燃起一堆堆火，像血红的珠，沿着河岸撒进浓黑的夜里。

没人知道，这个狡猾的瘸子又要搞什么鬼名堂。维色说，头人是想我们明天一早，到河面上吃烤鱼吧。

天刚透亮，帕迦掀开毡片，爬起来，脚尖碰碰还在熟睡的老婆，骂了声懒鬼，就穿上靴子朝醒来人畜走去。

不一会，河岸走来一队满驮巨石的马，牵马的汉子兴奋得大声吆喝，举起石块朝火烤得玻璃一样薄脆的冰面砸去。在一片破碎的响声里，这群阿洼汉子们哈哈狂笑，这么些日子冰河带给他们的一切怨气全消失得干干净净了。他们大口灌酒，朝河心大声吆喝，然后拥抱一起在雪地打滚，红着眼睛相互咒骂，很凶地比划拳脚，又狂笑着高叫兄弟，紧紧拥抱成一团。

哇呜，哇呜——

雪雁凄惨地叫着从空中飞过，天空敞亮开来了。雪地突的变得冷冽起来，闪着蓝焰焰的光芒。

“喂，小伙子们，喝过早茶就收拾东西出发了。前面的路还长着呢！”

帕迦回到自家的帐篷，火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飘着青幽幽的烟雾。帐篷前站着三个女人，见他回来，慌慌低下头，手笼在了袍袖里。

帕迦奇怪地看着老婆泽仁卓嘎，把剩余的茶水喝干净，碗放进皮袋子里。

“头人，她们有急事找你。”泽仁卓嘎说。

帕迦看着三个女人，笑了，原来是洛桑老爹的三个女儿，又是那老不死的耍小孩子脾气，让家里人都不舒心了吧。

“头人，我爹他……”大女儿想说什么，又把话咽了回去。

“我爹，他没过河。”二女儿说。最小的那个捂住脸哭起来。

“说什么？洛桑老爹没过河？”帕迦惊讶得瞪大了眼睛。

“还有丹增老爹、降泽老爹、西加老爹……”

这几位全是部落里年龄最大的，最有威望的老人。帕迦额上青筋波波跳动，瘸腿在地上来回划着圈子。他想大声咒骂，想狠狠揍人。

“他们在部落过河时，就偷偷藏起来了。”

“他们是想死？”

“他们不愿拖累部落。”

“给他们留了吃的么？”

“他们什么都不要。”

“让他们啃雪嚼冰？你们太没良心了。”

泽仁卓嘎惊慌地从坡上下来，抱着帕迦的腿就大声哭起来。帕迦的心燥了，担忧起来。他知道老婆的心很硬，从来都没这样哭过。

“你哭什么？我还没死呢！”

老婆抓紧他的腰带，哽咽了好久才说。女儿索琼一个人找洛尔丹去了。她对索南卡说，她听见了洛尔丹叫她的声音了，还有他嘘的口哨声，是那么的清晰。她知道洛尔丹没有死，她一定要去找他。天没亮，她就从索南卡那里借了一头牛，沿河岸走了。

“你要找她回来，求求你，要找她回来！”老婆又哭喊起来。

“这个猪脑袋怎么想起要去找死人？你放心，她死不了。”帕迦心里烦透了，掀开老婆的纠缠，又回头看着三个女人，双眼血红。他咬紧牙齿，静静望着漂着破冰的河，猛地回头大声吼叫：

“你们谁到河那边去接他们过来？谁去！”

没有谁说话了。刚才还疯狂的小伙子们都埋着头，谁也不愿白白在破裂的冰河上送死。

“懦弱的畜牲，谁不去我打死谁！”

帕迦愤怒地举起枪，朝河面那团厚重的黑云了一下。稀薄的空卡卡巴巴震荡着，黑云淡去，大片的雪花飘落下来。

寒冷的雪风又在伤心地哭泣了……

（未完待续）